

作家走笔

袁店河的“汪汪狗”

赵长春

在袁店河,狗尾巴草又叫“汪汪狗”,这种叫法灵动、有质感。

作为草,“汪汪狗”一样命贱。春来,绿遍袁店河的山山坡坡,路边,沟沿。它似乎不懂得草以稀少、罕见为贵,只管如针尖样钻出地面,一眨眼,就一簇绿,簇簇依偎,成了毯,毡。春天,夏天,秋天,各有风光。

作为草,“汪汪狗”最基本的命运是被牲口啃吃。羊、驴、猪嗅着草味儿就上来了。羊,啃草功夫最高,薄唇,白牙,细胡拂草,“汪汪狗”痒得还没有笑出声,就被羊的响鼻扑倒,舌卷,牙拽……“汪汪狗”就没了。不过,不几天,那个地方又萌出了芽,还是“汪汪狗”。

牲口之外,人,对于“汪汪狗”,也是随机随心地除去,毫不留情。“汪汪狗”是一种害草,特别是长到田间的话,能与小麦、谷子、玉米、棉花、豆类、花生、薯类、蔬菜等争肥、水。包括树木等,如果周围蔓延着“汪汪狗”,很难长好。

就这样,命硬(种子埋深的话,可存活10到15年)的“汪汪狗”,努力地躲避着飞掠过来的镰刀、锄头、舌尖,一天天,一棵棵,一茬茬,很不起眼,却又到处散漫。风中,光里,展现万千风姿。寒露后的早晨,露珠凝结在它的穗子上,摇摇欲坠,这个时候,一些摄影者,只要爱好,未必是家,也能随手拍出很有诗意的图片。

少年时代,在袁店河,我也是“汪汪狗”的杀戮者。锄草,放牧,烧荒,弱势的“汪汪狗”毫无招架之力。入秋,蚂蚱起,蟋蟀肥,拔出“汪汪狗”的穗子,穿透捉到的蚂蚱、蟋蟀脖颈,缀在穗子上,一只压一只……一穗就是一串,很有收获感。回家,扔在

院子里,鸡鸭上来叨吃——这个时候,觉得小小的自己,也算为家庭副业作了贡献。

“汪汪狗”又是一味药,入过各类药书。药性甘平,清肝明目、利尿解毒。可用于眼结膜炎、视力减退、小便不利等的治疗。《纲目拾遗》:治疗痲痹,面上生癣,取草茎揉软,不时搓之。《贵州民间方药集》:解药性发热,治目疾,又用治麻(疣)子。《陆川本草》:祛湿,消肿,治黄水疮。《重庆草药》:治目疾流泪起雾。

入药的“汪汪狗”,炮制很简单,就是熬水喝。对于活血化瘀特效药,能加快表面创伤的愈合速度。小儿黄疸、小儿小便刺痛,不吃药、不打针,就喝这水,也有很好的疗效。对于成年人,泡水喝,可祛除湿寒之气。

还有,“汪汪狗”熬水喝,清肝明目,能有效改善视力减退和眼干眼涩。不妨放下手机,来上一把“汪汪狗”,淘洗干净,泡,煮,熬……

说到这里,“汪汪狗”又是一种好草了。

就是呢,情感朦胧的日子里,拔一茎“汪汪狗”的穗子,掐捏成一枚碧透晶莹的戒指,举在秋日的风中,笑着给谁,那清贫的幸福,羞湿了稚嫩、纯粹的脸。

继续爬梳的话,“汪汪狗”更拽,就是《诗经·小雅·大田》的“莠”,“既方既皂,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大意是说:禾谷抽穗已经结实,籽粒饱满长势好,又没空穗又没草。后演变出“稂莠不齐”——稂(láng),狼尾草;莠(yòu),狗尾草。现在成为“良莠不齐”,词义大变。

其实,“汪汪狗”也属禾本科,其穗形如谷。联想的话,它守住了初心,没有如谷子一样,按照人类的需求而演变罢了。

想一想,这样的坚持,多不容易!③9

心香一瓣

春柳

三月的风吹开了满树鲜花,春天的雨催发了柳树的新芽。风和雨熨平了地上的皱纹,惊醒了蛰虫,唤醒了小草。此时,你的双眼可能被鲜花迷着,不能自拔,倘使你利用眨眼工夫,向那绿树上瞥一下,就不难发现柳树上绽满的新芽。它们在初春柔和的阳光下,在绵绵的细雨中,在暖暖的春风里,像温柔的少女露出害羞的笑容,悄无声息地由微黄的嫩芽出脱成葱绿的细眉。千万条绿色的丝绦在微风中摇曳,在细雨中轻舞,似乎在向人们招手,报告春天的到来。袅袅婷婷,如烟如雾,撩起了人们无限的遐思。

家乡的树很多,以柳树为最。河岸、沟沿、水塘边,只要有水的地方,都长着葱郁的柳树。春天里,只要截下一小段柳枝,插在泥土里,要不了多久,就会长出葱绿的芽叶,一年就成了小树,五年就长成了参天大树。柳花长成了柳絮,柳絮干了成了柳絮,这就是柳树的种子。柳絮如漫天飞舞的雪花,落到有水的地方,就在土壤里生根发芽。它们随遇而安,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

柳树全身是宝,柳尖可以入药,既利尿消肿,又可以抗菌消炎。嫩嫩的柳尖,类似野菜,可拌面做成蒸菜,用蒜泥麻油凉拌,是餐桌上的美味。清明节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母亲就会剪下很多带有露水的柳枝,摘下嫩叶,清洗干净,在锅里炒干或稍蒸晾干,装在干净通气的布袋儿里存放起来,以备家用。

柳条是孩子们的玩物。他们用柳条编成帽子,戴在头上。剪一段柳枝拧动枝皮,抽出中间的枝干,就成了柳筒,将一端老皮刮去,留下白白的内皮,一个小喇叭儿就做好了,吹起来“嘟嘟”响。人们用去掉皮的柳条变成筛子、馍筐,用鸡蛋粗的柳枝做成小椅,碗口粗的树干做成井盘。据说柳树是最耐腐蚀的树木,放在水底不会腐朽,而且越来越结实,还不会使水变味。

这个时节,我抽空坐在河边赏柳。看那从柳树上垂下的柔韧枝条,像女子披肩的长发,倒映在清澈明净的水面上,将河水染成绿色;又像绿色的瀑布,泻在水中,冲起一堆堆浪花,河水成了绿潭。垂柳撩动着青绿的水面,水面泛起层层涟漪,小鱼一群群游来,欢快地与柳条嬉戏。天下起了雨,温柔的雨滴洒在柳叶上,给柳叶涂上了一层油脂,柳叶更加丰润多彩了,柳条也更加楚楚动人了。缭绕的雨雾与簇簇柳条拥抱着在一起,依偎着,亲昵着,私语着。一阵微风吹过,烟雾被风吹散,而柳条似乎并不介意,继续舞着,也许它们明白,前路还有知己。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一个男孩的朗诵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扭头一看,一个小学生模样的男孩跟一个中年女子一起,大概是他的妈妈,也在赏柳,他们一边用手机拍照,一边朗诵着贺知章的《咏柳》诗句。看来,我也遇上了知音。③9



诗语

草木深处

(外二首)

李鸿雁

写到夜,夜就深了
写到芳菲歇去
便是草木茵茵
那些无须怨的,正可人的
时光也好,离歌也罢
往事心事都在今夜长势汹涌

半弯的月亮
搁浅在邻家屋檐上
远处山麓
埋着雪的魂魄,花的残骨
给你的信
总要找一個诗意的借口
不寄明月千里
不写杏花落尽
只是,试着问一声
倘若春去你处
能否,唤取归来同住

雨后

一场雨过后,母亲
把洗过的衣服搭在绳子上
隔窗望过去她像搭了一道彩虹

风中,妹妹的绿裙子
晃悠悠地在跳舞
我的紫衬衫
和院子里的紫藤染成了一片

猫咪迈着软软的一步子
从绳下走过时
伸了伸懒腰,顺便打个哈欠
衣服上滴下来的水珠
刚好滴进它粉嫩嫩的嘴巴
一小片阳光,也刚好斜过
它鼻梁上那块浅褐色的花斑

呢喃

春天,从不道别
但终归要离别
春天,从不说再见
但终归还会再见

往返千里的燕子
在老宅筑了新巢
阳光用一把金色梳子
为一对爱侣梳理着羽毛
它们咬着耳朵喃喃细语
我从廊下走过,不小心
听走了它们粉红色的秘密 ③9



王长芳